

## 第五十三回

###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

却说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二大夫，俱穿了夏姬所赠褻衣，在朝堂上戏谑，大夫泄冶闻之，乃整襟端笏，复身趋入朝门。孔、仪二人，素惮泄冶正直，今日不宣自至，必有规谏，遂先辞灵公而出，灵公抽身欲起御座，泄冶腾步上前，牵住其衣，跪而奏曰：“臣闻‘君臣主敬，男女有别。’今主公无《周南》之化，使国中有失节之妇；而又君臣宣淫，互相标榜，朝堂之上，秽语难闻，廉耻尽丧，体统俱失。君臣之敬，男女之别，沦灭已极！夫不敬则慢，不别则乱，慢而且乱，亡国之道也，君必改之！”灵公自觉汗颜，以袖掩面曰：“卿勿多言，寡人行且悔之矣！”泄冶辞出朝门，孔、仪二人尚在门外打探，见泄冶怒气冲冲出来，闪入人丛中避之。泄冶早已看见，将二人唤出，责之曰：“君有善，臣宜宣之，君有不善，臣宜掩之。今子自为不善，以诱其君，而复宣扬其事，使士民公然见闻，何以为训？宁不羞耶？”二人不能措对，唯唯谢教。泄冶去了，孔、仪二人求见灵公，述泄冶责备其君之语，“主公自今更勿为株林之游矣！”灵公曰：“卿二人还往否？”孔、仪二人对曰：“彼以臣谏君，与臣等无与，臣等可往，君不可往。”灵公奋然曰：“寡人宁得罪于泄冶，安肯舍此乐地乎？”孔、仪二人复奏曰：“主公若再往，恐难当泄冶絮聒，如何？”灵公曰：“二卿有何策，能止泄冶勿言？”孔宁曰：“若要泄冶勿言，除非使他开口不得。”灵公笑曰：“彼自有口，寡人安能禁之使不开乎？”仪行父曰：“宁之言，臣能知之。夫人死则口闭，主公何不传旨，杀了泄冶，则终身之乐无穷矣！”灵公曰：“寡人不能也。”孔宁曰：“臣使人刺之何如？”灵公点首曰：“由卿自为。”二人辞出朝门，做一处商议，将重贖买出刺客，伏于要路，候泄冶入朝，突起杀之。国人皆认为陈侯所使，不知为孔、仪二人之谋也。史臣有赞云：

陈丧明德，君臣宣淫，纓绅衺服，大廷株林。壮哉泄冶，独矢直音！

身死名高，龙血比心。

自泄冶死后，君臣益无忌惮，三人不时同往株林，一二次还是私偷，以后习以为常，公然不避。国人作《株林》之诗以讥之。诗曰：

胡为乎株林？从夏南！匪适株林，从夏南！

征舒字子南，诗人忠厚，故不曰夏姬，而曰夏南，言从南而来也。

陈侯本是个没骨气的人，孔、仪二人一味奉承帮衬，不顾廉耻，更兼夏姬善于调停，打成和局，弄做了一妇三夫，同欢同乐，不以为怪。征舒渐渐长大知事，见其母之所为，心如刀刺，只是干碍陈侯，无可奈何。每闻陈侯欲到株林，往往托故避出，落得眼中清静。那一班淫乐的男女，亦以征舒不在为方便。光阴似箭，征舒年一十八岁，生得长躯伟干，多力善射，灵公欲悦夏姬之意，使嗣父职为司马，执掌兵权。征舒谢恩毕，回株林拜见其母夏姬，夏姬曰：“此陈侯恩典，汝当恪供乃职，为国分忧，不必以家事分念。”征舒辞了母亲，入朝理事。

忽一日，陈灵公与孔、仪二人复游株林，宿于夏氏。征舒因感嗣爵之恩，特地回家设享，款待灵公。夏姬因其子在坐，不敢出陪。酒酣之后，君臣复相嘲谑，手舞足蹈，征舒厌恶其状，退入屏后，潜听其言。灵公谓仪行父曰：“征舒躯干魁伟，有些象你，莫不是你生的？”仪行父笑曰：“征舒两目炯炯，极象主公，还是主公所生。”孔宁从旁插嘴曰：“主公与仪大夫年纪小，生他不出，他的爹极多，是个杂种，便是夏夫人自家也记不起了！”三人拍掌大笑。

征舒不听犹可，听见之时，不觉羞恶之心，勃然难遏，正是：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”暗将夏姬锁于内室，却从便门溜出，吩咐随行军众：“把府第团团围住，不许走了陈侯及孔、宁二人。”军众得令，发一声喊，围了夏府，征舒戎妆披挂，手执利刃，引著得力家丁数人，从大门杀进，口中大叫：“快拿淫贼！”陈灵公口中还在那里不三不四，耍笑弄酒，却是孔宁听见了，说道：“主公不好了！征舒此席，不是好意，如今引兵杀来，要拿淫贼，快跑罢！”仪行父曰：“前门围断，须走后门。”三人常在夏家穿房入户，道路都是识熟的，陈侯还指望跑入内室，求救于夏姬，见中门锁断，慌上加慌，急向后园奔走，征舒随后赶来。陈侯记得东边马厩，有短墙可越，遂望马厩而奔，征舒叫道：“昏君休走！”攀起弓来，飏的一箭，却射不中。陈侯奔入马厩，意欲藏躲，却被群马惊嘶起来，即忙退身而出，征舒刚刚赶近，又复一箭，正中当心。可怜陈侯平国，做了一十五年诸侯，今日死于马厩之下！孔宁、仪

行父先见陈侯向东走，知征舒必然追赶，遂望西边奔入射圃，征舒果然只赶陈侯，孔、仪二人遂从狗窦中钻出，不到家中，赤身奔入楚国去了。

征舒既射杀了陈侯，拥兵入城，只说陈侯酒后暴疾身亡，遗命立世子午为君，是为成公。成公心恨征舒，力不能制，隐忍不言，征舒亦惧诸侯之讨，乃强逼陈侯往朝于晋，以结其好。

再说楚国使臣，奉命约陈侯赴盟辰陵，未到陈国，闻乱而返。恰好孔宁、仪行父二人逃到，见了庄王，瞒过君臣淫乱之情，只说：“夏征舒造反，弑了陈侯平国。”与使臣之言相合。庄王遂集群臣商议。却说楚国一位公族大夫，屈氏名巫，字子灵，乃屈荡之子。此人仪容秀美，文武全材，只有一件毛病，贪淫好色，专讲彭祖房中之术。数年前，曾出使陈国，遇夏姬出游，窥见其貌，且闻其善于采炼，却老还少，心甚慕之。及闻征舒弑逆，欲借此端，掳取夏姬，力劝庄王兴师伐陈。令尹孙叔敖亦言：“陈罪宜讨。”庄王之意遂决。时周定王九年，陈成公午之元年也。楚庄王先传一檄，至于陈国，檄上写道：

楚王示尔：少西氏弑其君，神人共愤，尔国不能讨，寡人将为尔讨之。罪有专归，其余臣民，静听无扰！

陈国见了檄文，人人归咎征舒，巴不能勾假手于楚，遂不为御敌之计。

楚庄王亲引三军，带领公子婴齐、公子侧、屈巫一班大将，云卷风驰，直造陈都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所至安慰居民，秋毫无犯。夏征舒知人心怨己，潜奔株林。时陈成公尚在晋国未归。大夫辕颇，与诸臣商议：“楚王为我讨罪，诛止征舒，不如执征舒献于楚军，遣使求和保全社稷，此为上策。”群臣皆以为然。辕颇乃命其子侨如统兵往株林，擒拿征舒。侨如未行，楚兵已至城下。陈国久无政令，况陈侯不在国，百姓做主开门迎楚。楚庄王整队而入。诸将将辕颇等拥至庄王面前，庄王问：“征舒何在？”辕颇对曰：“在株林。”庄王问曰：“谁非臣子，如何容此逆贼，不加诛讨？”辕颇对曰：“非不欲讨，力不加也。”庄王即命辕颇为向导，自引大军往株林进发，却留公子婴齐一军，屯扎城中。

再说征舒正欲收拾家财，奉了母亲夏姬，逃奔郑国，只争一刻，楚兵围住株林，将征舒拿住，庄王命囚于后车，问：“何以不见夏姬？”使将士搜其家，于园中得之。荷华逃去，不知所适。夏姬向庄王再拜言曰：“不幸国乱家亡，贱妾妇人，命悬大王之手。倘赐矜宥，愿充婢役！”夏姬颜色妍丽，语复详雅，庄王一见，心志迷惑，谓诸将曰：“楚国后宫虽多，如夏姬者绝少，寡人意欲纳之，以备妃嫔，诸卿以为何如？”屈巫谏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吾主用

兵于陈，讨其罪也，若纳夏姬，是贪其色也。讨罪为义，贪色为淫，以义始而以淫终，伯主举动，不当如此。”庄王曰：“子灵之言甚正，寡人不敢纳矣。只是此妇世间尤物，若再经寡人之眼，必然不能自制。”叫军士凿开后垣，纵其所之。

时将军公子侧在旁，亦贪夏姬美貌，见庄王已不收用，跪而请曰：“臣中年无妻，乞我王赐臣为室。”屈巫又奏曰：“吾王不可许也。”公子侧怒曰：“子灵不容我娶夏姬，是何缘故？”屈巫曰：“此妇乃天地间不祥之物，据吾所知者言之：天子蚩，杀御叔，弑陈侯，戮夏南，出孔、仪，丧陈国，不祥莫大焉！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取此淫物，以貽后悔？”庄王曰：“如子灵所言，寡人亦畏之矣！”公子侧曰：“既如此，我亦不娶了。只是一件，你说主公娶不得，我亦娶不得，难道你娶了不成？”屈巫连声曰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庄王曰：“物无所主，人必争之。闻连尹襄老，近日丧偶，赐为继室可也。”时襄老引兵从征，在于后队，庄王召至，以夏姬赐之，夫妇谢恩而出。公子侧倒也罢了，只是屈巫谏止庄王，打断公子侧，本欲留与自家；见庄王赐与襄老，暗暗叫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又暗想道：“这个老儿，如何当得起那妇人？少不得一年半载，仍做寡妇，到其间再作区处。”这是屈巫意中之事，口里却不曾说出。庄王居株林一宿，仍至陈国，公子婴齐迎接入城。庄王传令将征舒囚出栗门，车裂以殉，如齐襄公处高渠弥之刑。史臣有诗云：

陈主荒淫虽自取，征舒弑逆亦违条。

庄王吊伐如时雨，洒上诸侯望羽旄。

庄王号令征舒已毕，将陈国版图查明，灭陈以为楚县，拜公子婴齐为陈公，使守其地。陈大夫辕颇等，悉带回郢都。南方属国，闻楚王灭陈而归，俱来朝贺，各处县公，自不必说。独有大夫申叔时使齐未归。其时齐惠公薨，公子无野即位，是为顷公。齐、楚一向交好，故庄王遣申叔时，往行吊旧贺新之礼，这一差还在未伐陈以前。及庄王归楚三日之后，申叔方才回转，复命而退，并无庆贺之言。庄王使内侍传语责之曰：“夏征舒无道，弑其君，寡人讨其罪而戮之，版图收于国中，义声闻于天下。诸侯县公，无不称贺，汝独无一言，岂以寡人讨陈之举为非耶？”申叔时随使者求见楚王，请面毕其辞，庄王许之。申叔时曰：“王闻‘蹊田夺牛’之说乎？”庄王曰：“未闻也。”申叔时曰：“今有人牵牛取径于他人之田者，践其禾稼，田主怒夺其牛。此狱若在王前，何以断之？”庄王曰：“牵牛践田，所伤未多也，夺其牛，太甚矣！寡人若断此狱，薄责牵牛者，而还其牛。子以为当否？”申叔时曰：“王何明于

断狱，而昧于断陈也？夫征舒有罪，止于弑君，未至亡国也，王讨其罪足矣。又取其国，此与牵牛何异？又何贺乎？”庄王顿足曰：“善哉，此言！寡人未之闻也！”申叔时曰：“王既以臣言为善，何不效反牛之事？”庄王立召陈大夫辕颇，问：“陈君何在？”颇答曰：“向往晋国，今不知何在。”言讫，不觉泪下。庄王惨然曰：“吾当复封汝国，汝可迎陈君而立之。世世附楚，勿依违南北，有负寡人之德。”又召孔宁、仪行父吩咐：“放汝归国，共辅陈君！”辕颇明知孔、仪二人是个祸根，不敢在楚王面前说明，只是含糊一同拜谢而行。将出楚境，正遇陈侯午自晋而归，闻其国已灭，亦欲如楚，面见楚王，辕颇乃述楚王之美意，君臣并驾至陈。守将公子婴齐，已接得楚王之命，召还本国，遂将版图交割还陈，自归楚国去了。此乃楚庄王第一件好处。髯翁有诗云：

县陈谁料复封陈？跖舜还从一念新。

南楚义声驰四海，须知贤主赖贤臣。

孔宁归国，未一月，白日见夏征舒来索命，因得狂疾，自赴池中而死。死之后，仪行父梦见陈灵公、孔宁与征舒三人，来拘他到帝廷对狱，梦中大惊，自此亦得暴疾卒。此乃淫人之报也！

再说公子婴齐既返楚国，入见庄王，犹自称陈公婴齐。庄王曰：“寡人已复陈国矣，当别图所以偿卿也。”婴齐遂请申、吕之田，庄王将许之。屈巫奏曰：“此北方之赋，国家所恃以御晋寇者，不可以充赏。”庄王乃止。及申叔时告老，庄王封屈巫为申公，屈巫并不推辞。婴齐由是与屈巫有隙。周定王十年，楚庄王之十七年也。

庄王以陈虽南附，郑犹从晋，未肯服楚，乃与诸大夫计议。令尹孙叔敖曰：“我伐郑，晋救必至，非大军不可。”庄王曰：“寡人意正如此。”乃悉起三军两广之众，浩浩荡荡，杀奔荥阳而来，连尹襄老为前部，临发时，健将唐狡请曰：“郑小国，不足烦大军，狡愿自率部下百人，前行一日，为三军开路。”襄老壮其志，许之。唐狡所至力战，当者辄败，兵不留行，每夕扫除营地，以待大军。庄王率诸将直抵郑郊，未曾有一兵之阻，一日之稽。庄王怪其神速，谓襄老曰：“不意卿老而益壮，勇于前进如此！”襄老对曰：“非臣之力，乃副将唐狡力战所致也。”庄王即召唐狡，欲厚赏之。唐狡对曰：“臣受君王之赐已厚，今日聊以报效，敢复叨赏乎？”庄王讶曰：“寡人未尝识卿，何处受寡人之赐？”唐狡对曰：“绝纓会上，牵美人之袂者，即臣也。蒙君王不杀之恩，故舍命相报。”庄王叹息曰：“嗟乎！使寡人当时明烛治罪，安得此人之死力哉？”命军正纪其首功，俟平郑之后，将重用之。唐狡谓人曰：“吾



得死罪于君，君隐而不诛，是以报之。然既已明言，不敢以罪人徼后日之赏。”即夜遁去，不知所往。庄王闻之，叹曰：“真烈士矣！”

大军攻破郊关，直抵城下。庄王传令，四面筑长围攻之，凡十有七日，昼夜不息。郑襄公恃晋之救，不即行成，军士死伤者甚众。城东北角崩陷数十丈，楚兵将登，庄王闻城内哭声震地，心中不忍，麾军退十里。公子婴齐进曰：“城陷正可乘势，何以退师？”庄王曰：“郑知吾威，未知吾德，姑退以示德，视其从违，以为进退可也。”郑襄公闻楚师退，疑晋救已至，乃驱百姓修筑城垣，男女皆上城巡守。庄王知郑无乞降之意，复进兵围之。郑坚守三月，力不能支。楚将乐伯率众自皇门先登，劈开城门。庄王下令，不许掳掠，三军肃然。行至逵路，郑襄公肉袒牵羊，以迎楚师，辞曰：“孤不德，不能服事大国，使君王怀怒，以降师于敝邑，孤知罪矣！存亡生死，一惟君王命。若惠顾先人之好，不遽剪灭，延其宗祀，使得比于附庸，君王之惠也！”公子婴齐进曰：“郑力穷而降，赦之复叛，不如灭之。”庄王曰：“申公若在，又将以蹊田夺牛见诮矣！”即麾军退三十里。郑襄公亲至楚军，谢罪请盟，留其弟公子去疾为质。

庄王班师北行，次于邲，谍报：“晋国拜荀林父为大将，先谷为副，出车六百乘，前来救郑，已过黄河。”庄王问于诸将曰：“晋师将至，归乎？抑战乎？”令尹孙叔敖对曰：“郑之未成，战晋宜也；已得郑矣，又寻仇于晋，焉用之？不如全师而归，万无一失。”嬖人伍参奏曰：“令尹之言，非也。郑谓我力不及，是以从晋；若晋来而避之，真我不及矣。且晋知郑之从楚，必以兵临郑，晋以救来，我亦以救往，不亦可乎？”孙叔敖曰：“昔岁入陈，今岁入郑，楚兵已劳敝矣。若战而不捷，虽食参之肉，岂足赎罪？”伍参曰：“若战而捷，令尹为无谋矣；如其不捷，参之肉将为晋军所食，何能及楚人之口？”

庄王乃遍问诸将，各授以笔，使书其掌，主战者写“战”字，主退者写“退”字。诸将写讫，庄王使开掌验之。惟中军元帅虞邱，及连尹襄老、裨将蔡鸠居、彭名四人，掌中写“退”字，其他公子婴齐，公子侧、公子谷臣、屈荡、潘党、乐伯、养繇基、许伯、熊负羁、许偃等二十余人，俱“战”字。庄王曰：“虞邱老臣之见，与令尹合，言‘退’者是矣。”乃传令南辕反旆，来日饮马于河而归。

伍参夜求见庄王曰：“君王何畏于晋，而弃郑以畀之也？”庄王曰：“寡人未尝弃郑也。”伍参曰：“楚兵顿郑城下九十日，而仅得郑成。今晋来而楚去，使晋得以救郑为功而收郑，楚自此不复有郑矣，非弃郑而何？”庄王曰：“令

尹言战晋未必捷，是以去之。”伍参曰：“臣已料之审矣。荀林父新将中军，威信未孚于众。其佐先谷，先轸之孙，先且居之子，恃其世勋，且刚愎不仁，非用命之将也。栾、赵之辈，皆累世名将，各行其意，号令不一，晋师虽多，败之易耳。且王以一国之主，而避晋之诸臣，将遗笑于天下，况能有郑乎？”庄王愕然曰：“寡人虽不能军，何至出晋诸臣之下？寡人从子战矣！”即夜使人告令尹孙叔敖，将乘辕一齐改为北向，进至管城，以待晋师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